

新浪网日点击率达20万人次以上

冷眼看客经典力作

同名电视剧由金马影帝刘烨领衔主演

脱离黑帮，浴血打拼，九死一生，为爱毅然自首
死亡审判，奔走营救，法不容情，为情悲痛成狂

向天真的 女生投降

冷眼看客 著

一首令人痛彻心扉的海岩式悲情恋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向天真的 女生投降○

冷眼看客——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向天真的女生投降/冷眼看客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3-2275-3

I. ①向…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6004号

向天真的女生投降

出 版 人: 方 鸣

作 者: 冷眼看客

责任编辑: 王亚丹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40千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2275-3

定 价: 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068999 传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向天真的女生投降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黑帮小子与天真女生 /001

第二章 音乐的力量 /011

第三章 浪子读书 /021

第四章 情窦初开 /029

第五章 黑帮大会 /039

第六章 少女的倾诉 /051

第七章 出走 /066

第八章 地狱之门 /075

第九章 走投无路 /083

第十章 逃亡南方 /093

第十一章 四个求爱者 /103

第十二章 等待和希望 /111

第十三章 卖血的日子 /120

第十四章 白色苍茫 /130

第十五章 无奈的恶行 /139

第十六章 与死神赛跑 /148

第十七章 寻找爱的路上 /156

第十八章 他是杀人犯 /166

第十九章 正义的女检察官 /176

第二十章 回到家乡 /186

第二十一章 旧梦重温 /195

第二十二章 谁是讨伐我的女人 /203

第二十三章 看清楚我的脸 /214

第二十四章 投案自首 /224

第二十五章 爱与恨 /233

第二十六章 营救 /242

第二十七章 全体出动 /251

第二十八章 我们是平等了 /260

第二十九章 追随到黄泉 /271

第三十章 两个情敌 /281

尾声 /289

第一章

黑帮小子与天真女生

三个吊儿郎当半大不小的男子走进大学教室，大声地在寂静无声的教室里吆喝起来，打乱了众多上晚自习的大学生们安静的心绪，在几十双诧异目光的注视下，其中一个长头发男子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大的字——“找姚兰”。

他们用鄙夷的眼神看着讲台下面那些稚嫩淳朴的学生，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有那么一种得意和轻狂，丝毫没有站在高台上的别扭和尴尬。

他们来回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专挑女生的脸来看，看谁会回应他们的问询，但他们失望了。当发现这间教室没有他们要找的目标后，他们拍拍屁股出了门，接着进了另一间教室。

在莘莘学子眼里，这三个男子无疑是社会上的地痞混混，在这所大学里，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半大小子在校园里游荡，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些混混中间有本校的子弟，也有校外社会上的黑道青年，甚至还有一些是附近中学的学生。对这些人的怪异行为，大学生们基本上都是熟视无睹。

三个混混从一个教室转到另一个教室，把整个教学楼上上下下转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他们在楼下空地的一棵大树下商量起来。

“看来这样不是办法！”一个黑皮男子说。

“那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另一个披头长发的男子瞪眼问。

“我也没辙，实在不行我们在楼下喊，就不信那丫头能坐得住。”黑皮男子说。

“喊什么呀？”

“要喊就来点邪的。就喊‘姚兰，你老爸死了，你家让你回家奔丧去’，我就不信她不下来。”

“这招儿好！”披头长发的男子握了握拳，“就这么来！我不信丫还能坐得住。”

主意已定，三个男子轮流站在楼下扯起嗓门喊了起来，首先是黑皮喊：

“姚兰！你老爸死了！你家让你回家奔丧去！”

“姚兰！你老爸死了！你家让你回家奔丧去！”

黑皮才喊了两声，就把楼下的看门老头招了来。

“喊什么！我说你几个小子有病啊！”老头大声吆喝着提了根木棒走了过来。

“谁有病？”披头小子大声对走过来的老头当头一喝，那声音狠得厉害，着实把老头吓了一跳。

“我就说你们呢！”老头站在十几米开外，提着棒子指着他们壮胆骂道。

“我说你这老家伙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找死啊！”披头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指着老头大骂，“我警告你，我数三声你给我回屋歇着去，否则老子把你那把老骨头劈了，信不？”

老头一见这阵势就知道遇到了黑道混混，于是没再言语，只是长叹了口气，嘟囔着回去了。

老头走后，黑皮又喊起来，接着冬瓜喊，冬瓜又喊了几十声依然没见动静。披头心一狠把冬瓜往后一拉，他亲自上阵喊：“姚兰！，我他妈实话告诉你，给你五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立马把你家抄了，劈了你老妈！”

披头又喊了十几声，突然一个穿花点连衣裙的圆脸胖乎乎的女孩在两个高大男孩的陪同下走出了教学楼大门。

他们走到离披头三人很远的地方站住，然后女孩怯生生地说：“我是姚兰，你们是找我吗？”

披头和黑皮、冬瓜相互看了看，看着女孩直发愣，披头摇了摇头才憋出了一句：“你是姚军的妹妹？”

“是，我是姚军的妹妹。”女孩胆怯地点点头。

披头转过脸去，咬着牙对黑皮和冬瓜恨恨地说：“姚军这小子把我骗了。他妹就长这样儿，还大美人呢，我算是上了这小子的当了。”说完披头向女孩招了招手，“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女孩没挪动地方。

“你别怕！我没打算怎么着你，你过来我慢慢跟你说。”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我还要回去上自习呢。”

“我告诉你别怕！我们对你没有恶意，我们找你是想告诉你个事儿，是你哥带的话儿。”

“我哥？你们是我哥的什么人？”

“我们是你哥的朋友，你哥在号子里让我捎话儿给你，是关于你哥的大事。你到底听不听？”

女孩左右看看身边的两位保镖，她的两个男同学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告诉你别怕你就别怕，我们今天找你压根儿没想整你。就你丫长的这水平我们哥儿几个没兴趣。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听啊，你要是不听我们可就走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女孩犹豫了片刻，最后怯生生地慢慢走了过来。

披头对黑皮吩咐道：“你过去把那俩小子赶远点，我和这胖丫头说话不想让那俩小子听见。”

于是黑皮走了过去，老远就大声喊：“你们俩滚远点儿，听见没有？”

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学生在一个瘦猴似的小子的呵斥声中乖乖地向后退了二三十米，站在一棵树下远远地看着这边的情形。

披头又再三催促了几声才最终把姚兰叫到身边。

“我跟你讲，我可告诉你，我现在在这里说的话你可别回去跟你爹妈说，尤其别跟你两个大哥说。你三哥说了，你们家他就相信你。听见没有？”

姚兰点点头。

“说实在的，你三哥对我不错，在号子里很关照我。我出来的时候答应了他，决定要帮他一把。说实在的，你三哥挺可怜的。”

姚兰沉默不语，静静地听。

“我问你，你三哥是不是和你不是亲的？”

“是亲的！”

“那就是你爹妈不是亲的。”

“我爹妈都是亲的。”

“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你三哥的事他们不管？”

姚兰沉默不语。

“如果你父母都是亲的，我觉得你们家就对你三哥太不公平了。”

姚兰依然沉默不语。

“说实在的，我这人最恨爹妈不教、父母不管。你三哥到今天这地步和你父母有很大关系，你说是不是？”披头点着姚兰的鼻子问，姚兰还是不说话。

“我说你听没听见？你聋子？你父母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管他的事？”

“不是！”姚兰低头回了一句。

“不是？那是什么，你父母为什么从来没到号子里看过他？”

“不想！”

“你两个哥哥不去看我还能理解，你父母也这么狠心，真让人心寒啊！”

“那是他自找的。”

“自找？哎，我说你这当妹妹的，就你这样还是他亲妹妹？你知道在号子里你哥把你说得跟花儿一样，让我出来一定来找你，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这是

多大的信任，你好好想想，你三哥连你父母都不信任，就信你，你还这样说他。”

姚兰把眼睛白了白，没有说话。

“我可跟你说，你哥的小命可在你手上了。你要是不帮他，他这辈子可就算毁了。现在号子里有人准备要咬他，让他背杀人重罪。你要是也像你父母这么冷漠，你哥的小命可就玩完了。”

姚兰抬起头，用质疑恐惧的目光看着披头：“怎么会？他不是犯的伤害罪吗？”

“伤害罪？你以为你三哥是干什么的，你三哥犯多大的案子你不知道？也对，他犯的是伤害罪，可你知道现在局子里在查你哥什么吗？在查你哥的杀人罪。”

“怎么会？我三哥怎么会杀人！”

“我也纳闷儿！但有人要咬他，那伙人都串通好了，就等着给你三哥上套。你三哥要是没人替他跑，我看这套就上定了。”

“那……那我能做什么？”姚兰此时真急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你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给你带话来的，只是给你提个醒。你不是上大学了吗？脑子肯定好使，要是没辙就找你那些老师、知识分子、教授什么的，看能不能给你出个主意。”

“这事我觉得还是要告诉我爸妈！”

“哎！我可提醒你，你三哥说了，他就是枪崩了也不愿意靠你父母和那两个浑蛋哥哥，他们可把他的心伤透了。”

“是我三哥把他们的心伤透了。”

“这我不管，总之你哥说要你帮，你就亲自去跑，要是帮不了就算他倒霉，他也不怨谁。”

“我谁都不认识，怎么帮他？”

“这是你的事，我把话带到，我的事就算是完了，对你三哥许的诺我也算是尽了，至于你怎么办我管不了。走！”披头对身边的两个伙计说，“我们撤！喝啤酒去！”

姚兰是个朴素极了的姑娘，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映衬着未见成熟的圆脸蛋，在那稚嫩的脸蛋上有一双黑黑细长的眼睛，那眼睛只要在不生气的时候就向下弯成一个弧度，总给人笑咪咪的感觉。虽然她的脸蛋幼稚，但她的身体却发育丰满、曲线分明，个子不低，就是有点胖。她身上一条碎花圆点拖到脚踝的连衣裙几乎把她奶油色的皮肤全部包裹起来。在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在密密麻麻的上自习课的学生中，她的长相和打扮无疑是那种不引人注目的女孩。

教室里很闷热，夏日的夜晚几乎没有一丝凉风。姚兰回到教室后头很疼，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三哥的影子不断浮现在她面前，那让她既爱又恨的影子。那些与三哥在一起的日子又清晰地出现在她面前，那因为她而被打得青紫的脸孔，以及后来骄傲得意的笑容都是那么让她心酸不已。在她幼年的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三哥为她和四个小子大打出手，最后被打得破衣烂衫、满脸是血地回家。而那次三哥回家后却又被老爸暴打了一顿。

三哥是家里唯一一个叛逆少年，姚兰的两个哥哥以及姚兰自己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从来不给父母惹麻烦，唯有三哥和他们不同，从小就特叛逆。三哥是她的哥哥们中唯一被父亲暴打过的孩子。父亲对他们的严格教育和独断式培养造就了她和她的大哥、二哥的体制化性格。在四个孩子中唯有三哥是敢于和父亲顶撞的，对父亲犯尊妄上，在上中学时三哥结交了一帮社会混混，最终导致后来犯事进监的结果。

三哥这次进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是第三次，前两次姚兰的父母都托关系把他弄了出来，没想到没过多久又被抓了进去。这次姚兰父母打定主意不再管他，要让他好好吃吃苦，接受一下教训。

她回到教室后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满脑子都是三哥的事。她翻来覆去地想解救三哥的办法，但对她这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天大的无法完成的任务。

去找爸爸！她最后打定了主意，尽管三哥和家人那么对立，但这个时候家人是不会不管他的，她了解爸爸。于是，她飞快地收拾了书包，离开教室回家去了。

父亲在客厅里看书。姚兰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像贼一样轻轻推开门，向里面张望了一下，然后溜进书房。

“你又想偷什么？”父亲头也没回地问。

“你又发现啦！”姚兰丧气地说。

“就你那点小把戏，你爸早领教过无数次了。”

“那你不会装装样子别把我戳穿！”

父亲转过头，笑了起来：“好！下次一定让你得逞。”

女儿一屁股坐在父亲腿上，揽住父亲的脖子，在父亲的左右脸蛋上各亲了一口。

“又有什么事要求我啊？说，什么事？”

“不能说！”

“什么事不能跟你爸爸说啊？”

“是关于……怎么说呢，不好说。”

“你找男朋友啦？”

“说什么呢！”

“那是什么？”

“我说了你别生气。”

“什么？好，爸爸不生气。”

“好！你说的！是我三哥的事儿。”

“那小子？他怎么了？”

“有人要害他。”

“害他？我看他害别人还差不多。”

“真的！”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害他？”

“三哥今天托人带了个口信给我。”

“带了口信？怎么回事？”

姚兰把当晚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但把披头三兄弟在楼下乱喊的情节忽略了过去，重点讲了谈话的过程。

父亲沉思了片刻，感觉很有必要认真对待。尽管他此时挺恨自己最小的儿子不成器，但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舐犊之爱让他必须面对自己孩子可能遭遇的严重事态。

“叫他来！我想见见那个叫披头的。”父亲站起来恨恨地说，随即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支烟点燃。

姚兰找披头费了很大的劲儿，她拐弯抹角多方打听才知道披头真名叫王谦，是大学城外东方钢厂的职工子弟。钢厂破产以后，整个厂区就一直闲置，年轻有本事的职工都各奔活路去了，只有一些年老力衰的老人还留在厂区内，另外还有一些家教不严或者就像披头这种父母离异的孩子，像自由的鸟一样在无人看管的破败世界里游荡。

姚兰穿过一片杂丛生空地，拐进一个篮球场，在破旧的球场边，她看到几个十八九岁的野小子在抢一个破篮球。她想过去问问路，但看那些小子玩兴正酣，似乎不好打搅，于是她踌躇顾虑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一个声音从远处一侧的墙角传来，一个男孩身子斜靠在墙上吊着眼睛看着她喊，“找谁？”

姚兰顺着喊声望过去，她被男孩火辣辣的目光所惊愕。她鼓起勇气答了一声：“我找王谦！”

“王谦？哪个王谦？这里没有叫王谦的，王爷你要不要？”男孩不怀好意地说。

“王谦，就是……就是那个叫披头的大哥。”姚兰急急地说。

“找披头就找披头，什么王谦，我还不知道披头叫王谦？”角落里男孩的态度收敛了一些，“你找他什么事儿？”

“我爸找他有事儿！”

“你爸？你爸是谁啊？”

“我爸是省军区的。”

“哦！”男孩惊讶地后仰了一下身子，脸上露出疑惑、不安的神情。半天他才问了句：“你说的是真话？”

“是啊！我不骗人的。”

“那你爸找披头干吗？他犯什么事了？”

“他没犯事，是我三哥的事，我父亲想找他。”

“那你等等，我去叫他。”男孩说完一溜烟跑了。

一会儿，男孩跑了回来。

“披头让你去！跟我来！”男孩向姚兰招招手。

姚兰跟在男孩屁股后面高高低低左拐右拐地走了一阵，才在一处大厂房的门口站住。男孩推开一扇小门钻进去，姚兰也跟了进去。瞬间，她感觉到一丝丝凉爽，眼前黑蒙蒙一片，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她站立了片刻，才感觉有些适应了。

“在这边！”男孩在远处一角朝她喊，“过来！”

姚兰小心翼翼地穿过厂房里巨大的机器和散落在地上生锈的金属物件，她生怕滑倒。姚兰环顾四周，斑驳的墙壁和发黑发暗的顶棚以及拉得到处都是的电线散发着神秘幽暗的气息。

姚兰胆战心惊地走到男孩招呼她的角落，在角落边，有一扇小门。男孩把门推开。

“披头在里面等你。”男孩恭敬地说。

姚兰走进门去，发现里面乌烟瘴气，一股刺鼻的烟草味儿让她窒息。她被呛了几口，连连咳嗽，她使劲拍拍胸脯才算平静下来。绕过一堆纸箱，她看到在房间最里面亮着一盏昏黄的吊灯，灯吊得很低，有四个人围在灯下玩麻将。在墙角有一张床，床上七扭八歪地堆着可以称为被子的东西，在床头边有一个小桌，上面放了台电视。离小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书架，上面堆积了一堆老旧杂志，在书架旁边则摆了一堆空啤酒瓶子。

姚兰远远地站住，看着打牌的人不吱声。她看见披头面对着她，但根本不抬头看她，就像她不存在一样。

就这样过了好一阵，不知谁和了牌，打牌的人都把手中的牌推倒了，这样，披头才把头抬起来。

“找我干吗？”披头靠在椅背上看着姚兰，懒洋洋地问。

“我……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没看我在忙吗？”

姚兰不吱声，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求你个事儿。”披头冷冷地对姚兰说。

“什么？”

“你带钱没有？”

“干吗？”姚兰警惕地问。

“我今天手头不顺，想问你借点儿钱。”

“你要多少？”

“你手头有多少？”

“我就这点儿！”姚兰怯生生地从背包里掏出钱包，把钱掏出来摊开给披头看。

“你也真是穷鬼！全给我吧。”披头朝姚兰招招手，让她把钱送过来。

姚兰慢腾腾地走过去，把钱递给披头。她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放心吧！我等会儿赚回来还你。不就两百块钱嘛，我看还没两百，最多一百八。好了，等会儿还你两百。”

“钱我不要了，你给我留两块钱车费就行了。”

披头眼睛瞪了起来，惹得周围三个牌友笑了。

“我说你是真不明白事儿还是怎么的？你以为我蒙你钱是不是？”披头恶声恶气地说，“我披头说还钱给你就还钱给你。你，先一边儿坐一会儿，等我打完这圈再和你谈事儿。”

姚兰在角落里找了个纸箱坐下来，默默地等待披头完事。在这时，姚兰才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披头来。

这是个长相挺英武的小伙子，浓厚的眉毛，挺直的鼻梁，线条分明的嘴唇，黑色长发悬垂在脸颊旁，嘴上叼了根香烟，眼睛因为烟雾的刺激时常眯缝着，从姚兰这个角度看过去，能看到披头脸部的半个侧影，但那侧影由于叼烟造成的嘴唇歪斜而使左半个脸部也歪斜着。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没洗脸的缘故，在灯光下，他的皮肤蜡黄，身上的一件宽大的白色圆领汗衫，看上去黑糊糊的满是斑斑汗迹。姚兰一边看披头一边心里寻思对面的这个混混，他到底靠什么生活？对他每天就这样打发时间她感觉不可理喻。在她心中那些美好、光明灿烂的事物似乎与这群人丝毫不沾边。看披头也就二十三四岁，这个年龄比她也大不了多少，但生活似乎给予披头这种人的东西更让姚兰感觉到震撼和惊讶。酗酒、抽烟、赌

博、打架，甚至偷窃、抢劫，也许还有强奸，她简直都不敢想下去。此时，她突然有了一种恐惧感。披头不会打我的主意吧？她恐惧地想，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闯到这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姚兰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才等到披头完事儿，看披头的脸色就知道他输了个干净。

“不玩了！”披头把牌推倒在桌子上，然后揪住一个牌友说，“你今天赚了，借我两百！”

“不借！你小子没钱还。”牌友把他抓衣服的手扭开。

“真不借？”

“牌桌规矩你不懂啊，你这样以后我们怎么玩？”

“那好！你们走吧。”披头丧气地朝三个牌友摆摆手，颓然地靠在椅背上。

牌友走后，房间里只剩披头和姚兰两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姚兰感觉披头的样子很是可怕。那像死人一样的肤色，没有良好睡眠而倦意惺忪的眼睛，长长地垂落在脸颊上遮住半个脸的黑发，以及像鸡爪一样瘦骨嶙峋的长长的手指都让人联想到病态、发狂的疯子。

姚兰默默地看着披头，她等披头说话。披头垂头丧气，两手放在桌子上发愣，他呆呆地坐着，过了五六分钟才打破了沉默。

“抱歉！”披头声音此时异常柔弱，“我把你的钱也输了。”披头眼睛盯着墙角，不敢看姚兰。“不过我会还你的，要不这……”披头指了指电视，“你等会儿把这个搬走。”

“没关系！你不用还我。”姚兰低声说。

“要还的，我说话算数。”披头语气坚定地说。

姚兰没再吱声。

“说吧，找我什么事？”披头昂起下颌，恢复了以往的傲慢。

“我父亲找你，想了解我三哥的事！”姚兰低下头，嗓音低低地说。

披头听完两眼直直地看着姚兰，有十几秒钟，然后说：“我说你小丫头是不是有病？我上次不是告诉你不要跟你父母说吗？你怎么没一点儿信用。”

姚兰不去反驳，她知道自己违背了承诺，另一方面她根本就不想和对面这个气势汹汹的男孩争辩，她觉得和这样的男孩解释那是浪费时间。

披头见姚兰不说话，另外他的火也发得差不多了，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于是问：“你老爸找我什么事？”

“他想了解我三哥的情况。”

“那你老爸是想帮你三哥了？”

姚兰点点头。

“哦，”披头歪头想了想，“你老爸要是出马，那你三哥应该没什么事了。看来你老爸还不错，你三哥有这样的老爸真是他的福气，看来人和人不能比。好吧！是现在去，还是约个时间？”

“你明天下午有时间吗？”姚兰问。

“我？”披头看看顶棚，笑了起来，“我天天有时间，我时间一大把。”

“那你明天下午三点到我家来吧。”

“你家我没去过，听你哥说你家住军区大院。我这种人好像进不去。”披头自嘲地说。

“没关系，我到时候在大门口等你，我带你进去。”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走了啊！”姚兰站起身对披头道别。

“等等，我送你出去。”披头站起来。

“不用！”

“不用什么？钢厂到处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像你这种学生妹不被抢才怪。”

“不会，我来的时候就没出事。”

“那是你运气！告诉你，刚才给我递口信的那小子就准备对你动手，幸亏你报了我的大名。”

“哦。”

披头陪姚兰出了厂房，然后顺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路过篮球场的时候，披头让姚兰等等，他走到球场边，拽住一个小子，从那男孩裤子口袋里搜出了几个硬币。

“给你，坐车够不够？”披头把手头的三个一元的硬币递给姚兰。

“够了。”姚兰说着接过硬币。

披头把姚兰一直送到大门口，指着车站说：“那是车站，好了，你现在安全了。”然后用叮嘱的口气说，“记住，以后别到这儿来，这里乱得很。”

“知道了。”姚兰点点头。

第二章 音乐的力量

第二天的整个上午，披头都在床上睡觉。每到早晨，他的脑子总是处于一种半醒半睡之中。脑海里时常出现他幼小时的生活场景，以及和父母在一起的欢乐的日子。他至今不明白感情甚笃的父母为何要离婚，为何他会成为一个弃儿而得不到亲人的呵护。如果没有离婚，也许爸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人世，也许自己不会像现在这样放纵和毫无希望，他想。

在很多时候，披头一个人坐在床上默默难过，为自己苦命的父亲，为毫无音讯的母亲，以及自己的厄运而痛苦难过。他想，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他妈的运气，我没有别人的好运气，没有一个好家庭，没有好父母来给我一丝希望。他恨那些日子过得好的人，恨每天衣着光鲜、傲慢得意的社会宠儿。自从他十岁离开母亲，十二岁失去父亲开始，他的生活就与厄运相伴，他从此失去了童年的幸福和少年的欢乐，逃学、打架成了他生活中每天经历的事情，他的爷爷奶奶丝毫不能阻止他向往自由的天空和野性的召唤。就这样，他在流血和拼杀中成长起来，在阴暗、晦涩的角落里积聚着仇恨和愤怒，在街头和欢场中增长着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在多次的暴力行为中强壮着体格和胆识，除了他的目光越来越阴郁冷酷、越来越锐利之外，他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厌恶感却不见半点好转。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披头越来越对生活 and 生命感到迷茫。他的头发越留越长，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的目光，他有一双艺术家修长秀丽的双手，但这双手却时常握着菜刀、铁棒四处拼杀，他的手臂和后背伤痕累累，头上也被人用砖头砸开花过多次。他虽然没有健壮的体格，看起来挺瘦，但却满身是肌肉，他打架既狠又准，逐渐在钢厂这块地头叫响了名气。

披头有两个兄弟，一个叫陈海忠，外号黑皮，另一个叫范红军，外号冬瓜，他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共同的成长经历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心理，这种从小就培养的感情使他们在长大后都具有了强烈的凝聚力。他们三个结成了钢厂的一个小帮派。

中午的时候，披头从床上爬起来，拿了毛巾走到厂房里一个角落的水龙头

边，拧开水龙头把毛巾打湿，他用水冲了冲头，然后他洗了脸，再用拧干的毛巾把脸擦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香烟，坐在水龙头边的一块钢锭上，猛猛地吸了几口，感觉自己舒服了一些。他想了想今天该到哪里去吃饭。钢厂外的小食街上有六七家是他收保护费的，每天他也在这几家轮流转着吃白饭。

他回到自己的黑房子里，从床头拽了条裤子穿上，然后套了件T恤衫。他用梳子把自己长长的被水打湿的头发梳理顺了之后，就向厂区外的小吃街走去。

在小吃街他进了一家面馆，老板见了他非常恭敬。这家面馆是受披头保护的，老板每月要给他三百元保护费。另外，他也会时不时来这里吃上几顿。在披头的保护下，左邻右舍就不会有与面馆相似的馆子再开，另外也没有街上的地痞流氓来找老板的麻烦，从效益这方面讲，老板还是挺划算的。有时候，披头也去为老板收账，有些单位的食客拖欠饭款的事情也基本能被披头摆平。披头要的账一般与老板二八分成，披头拿二，老板拿八。这样，披头算是有那么一点儿收入能维持自己的日常开支。

披头要了碗面，扒拉了几口很快吃完，然后要了碗面汤，吃饱喝足。他把老板叫了过来。

“我想把这个月的钱提前收了，我有件急事需要办，不知能不能行？”披头态度和蔼，用商量的口气说。

“没问题！”老板拍拍他的肩膀，“你我还讲什么客气。你现在就要？”

“是！现在就要。”

“那你等等。”老板走到收款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三张百元钞票，随即递给披头，“这是这个月的。你要是不够用我再给你拿些！”

“不用！够了。”披头点点头，面色平静地说。他把钱随手装在T恤衫的口袋里，然后就出了门。

披头找了家录像厅，看了两个小时录像，看时间差不多了，他出门在街口打了辆的士。

“去军区家属院。”他对的士司机说。

姚兰早早就在门口等披头来。她在大院门口一家冷饮店里吃了足足三大杯冰激凌才看到披头从的士上下来，于是她急急付了账跑出了店门。

“我在这儿！”她朝在大院门口东张西望的披头喊。

披头看到姚兰穿过马路朝他跑过来，于是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右手向姚兰打了个响指，随即用食指点了一下姚兰，算是给姚兰打了招呼。

“我老爸去军区开会，要四点才能到。”姚兰气喘吁吁地说。